

習近平權勢兇猛
北京政局詭異變化
香港台灣新疆多事

中國新震盪

◎ 中國研究院

完整版請移步：
[飽讀書屋pdf4u.org](http://baodushuwu.pdf4u.org)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明 鏡 出 版 社

mirrorbooks.com

完整版请移步：

饱读书屋pdf4u.org

《中國局勢》系列 (112)

中國新震盪

◎ 中國研究院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Zhongguo Xin Zhendang

by Zhongguo Yanjiuyuan

Published in 2015 by Mirror Books

©Copyright by Mirror Books

All right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o. 978-1-940004-75-4

Publisher: Pin Ho

Cover by New Yorker Design Studio

P. O. Box 795, Deer Park, NY 11729-0795, U.S.A.

Phone: (516)338-6976

Web: <http://www.mirrorbooks.com/>

E-mail: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中國局勢》系列 (112)

書名: 中國新震盪

編著: 中國研究院

出版人: 何頻

責任編輯: 史劍

校對: 李湘蘭

書籍裝幀: 紐約客設計所

監印: 明鏡出版集團

出版: 明鏡出版社

網址: 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 mirrorbooks@mirrormediagroup.com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twitter.com/MingJingNews

facebook.com/MingJingNews

意見、稿件聯絡: news@mirrormediagroup.com

訂戶、廣告聯絡: info@mirrormediagroup.com

通訊地址: P.O.Box 795,

Deer Park, NY 11729-0795, USA.

電話: (516)338-6976

國際統一書號: 978-1-940004-75-4

定價: HK 135 NT468

版次: 2015 年

明鏡出版社出版品受國際版權公約保護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轉載, 複印, 違者必究

本出版品並不代表本社立場
本出版品缺頁或裝釘錯誤, 請寄回更換

目錄

12 “露頭就打”可能打出真正恐怖分子

新疆問題要從多個角度審視
當局沒有提供讓人心服的證據
不能把責任歸咎“外國勢力”
對恐怖襲擊光打擊防範還不夠
中國民主化了也會面臨民族問題挑戰
溫和的聲音被打壓了，民族問題更激化
我們並不知道新疆發生了什麼
敵人怎樣誕生：心理預期的自我實現
人在本質上沒有祖國
政治問題解決了，民族問題不會自然解決
少數民族從來沒有自治權利
維族人不是“炎黃子孫”“龍的傳人”
藏人要求名副其實的自治而非獨立
鐵拳治疆變柔性治疆？

51 香港：中國大陸走向的試金石

中國研究院舉行多次研討
香港普選不容假冒偽劣
北京寧廢“一國兩制”也不讓步
紅色帝國要顯示強硬姿態
習不急於改變香港政治平衡：

港人須設法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香港應該是民主實驗場而不是戰場
中共誤判引發連串負面作用
香港博弈有中央政爭背景
悲觀判斷並沒有依據
談香港問題首先要從大陸談

81 亡國之君還是中興大帝？

王朝和人治秩序
習近平的三大夢想
習的夢可能化為和平統一
二十大後沒有“太子黨”
反腐可能不會往下走
習按既定方針可能走得通
最緊要的是建立規則
自由才是一切的基礎
現代文明允許民衆佔上風
創造力量對比有利的“勢”
“少東家”決心跟世界賭一把
世上有三個最難工作
“六四”抓人 外緊內鬆
習的政治計算“看上去很美”
政治從來沒有定局
讓穩健派佔領道德制高點
單要民衆放棄暴力不合正義
壓力不一定非得靠暴力
習近平更想當“中興之君”

黨國和民族國家雙重纏繞
習有極強的毛式領袖欲
實權並非習在握
誰真正“希望中國好”？
要了解精英更要了解民間

131 “黨主立憲”，中國的出路還是絕路？

習近平的軍事動作：放過幾隻虎，重用自己人
今日之中國只能黨主立憲
憲政的核心是立規守法
沒有民主的憲政等於威權
中共穩住一定出現最壞結果
權力該限制，權利該保護
馮的上書，幾乎每個觀點都錯了
中國民主失敗原因何在？
憲政是對絕對權力的制約
民主並非“極權主義民主”
立了規就等於“憲政”嗎
習走憲政道路可能性極低
“馮勝平神話”注定破滅
人的權利不能讓給習近平
給了民衆難以實現的希望
中國的出路和中共的退路

177 推倒高瑜頭上“莫須有”的罪名

當局對高瑜用了什麼手段
毛毛曾考慮請她寫鄧小平

她想幫著共產黨解扣
高瑜不是一個激進派
很多讀者表示願意幫高瑜
明鏡刊出文件不是來自她
高瑜不只批評習也幫過習
高瑜寫習讓習生氣了？
德國之聲沒盡到營救責任
找到一條証據証明她無罪
律師費用難以承擔
高瑜誠實敬業但有時輕信
專制權力翻臉最有任意性
抓高瑜才危害了國家安全
如何定罪沒有一定之規
釋放高瑜就是釋放正能量
捍衛言論自由的女英雄
整高瑜嚴重損害當局形象

229 明知可能失敗，為何還要抗爭？

經濟學家最怕不確定
治標沒問題，治本有問題
產權才是改革最核心問題
匯率的內外價值不一致
香港社會條件不足以變天
佔中抗爭為何難以持久？
左派稱香港要“淪陷”了
九七收主權，這次收治權
中央政府主動挑起衝突
港府平息佔中抗爭預測
抗爭民衆須考慮光榮收場

鎮壓與否，中共都失敗了
實質是港人不信任中共
佔中與天安門事件不一樣

269 陳子明離去了，對他的認識剛開始

他一天到晚想的都是大問題
難得的人才，難得的朋友
他應該獲諾貝爾和平獎
打架的跑了，勸架的判刑
機智的政治活動家
四朝元老的三點過人之處
異議運動與民主運動
失敗主義會造成自我實現
群眾運動說到底是比規模
看到希望，人們才會站出來
他的平淡打動了我的內心
他是個超凡脫俗的人
在運動中產生出影響力
為了團隊事業去幹最髒的活
三個問題沒來得及與他探討
如何駕馭惡鬥、走出惡鬥
中國政治轉型最需要他
知行合一的先行者
當局很明白陳子明威脅何在

314 曹思源：承擔了“不可能的任務”

他給習開了一個去毒藥方

認準一件事就堅持做下去
探尋和平漸進的變革方式
從中國憲法中刪去“專政”
把《人間正道私有化》遞給江澤民
他還有一種詩意人生
1989 年他做的事嚇壞鄧小平
“民主立憲”是否靠譜？
1989 年 5 月中旬那幾天
趙要放手同老人政治一搏？
不合常理之舉將中國推向常理

348 台灣趨向平靜，香港難再安穩

台灣趨平和 香港難平和
政治三支柱 中國缺兩個
代際更替和範式轉換
從“明天會更好”到“明天不要再壞”
鄧小平為何提“一國兩制”
直接性和間接性兩種公民抗命
佔中犯了很大的錯誤
有油門沒刹車的車誰敢坐
台灣注定了在劫難逃
習眼下成功，長遠不成功
台灣兩黨都缺乏兩岸戰略
沒人敢對習近平進言

387 登基八百天，給習總打多少分？

兩年多接連發生大事件

應該如何想像習近平的未來
隱藏著石破天驚的政治動作
黨國是他的，誰也別做夢
“是如何” ≠ “應如何”
把貪官送進監獄，把反對派送進政協
人民不神聖，民主非萬能
反對派要的是“我主立憲”
習近平新政包含內政和外交
中國未來真正的危險
王立軍推倒了第一張骨牌
反腐連坐 給自己人騰地方
習近平姓社還是姓資？
袁世凱和習近平非常相像
黨權就是當代中國的皇權

431 後記

在當前中國政治生態之下，政治和社會衝突此起彼伏，光只談民族問題是找不到解的——根子爛了，修剪枝葉有什麼意義？幾次暴力事件之後，反而給了當局鎮壓、強硬更加充分的“理由”，而不是促使其自我反省檢視。整體而言，新疆、西藏情況會越來越嚴重，越來越惡化

“露頭就打”可能打出真正恐怖分子

2014年3月1日，暴徒在昆明火車站砍殺無辜平民，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傷，4名暴徒被當場擊斃。這一事件震驚全國。中國官方旋即定性這一事件為“暴力恐怖襲擊事件”，並宣布是由新疆分裂勢力組織策劃。這使近年來暴力事件頻生的新疆問題，再次被尖銳地推進人們視野。中國研究院為此於3月20日邀請幾位旅美人士，包括維吾爾族和藏族人士，就此舉行專題網絡研討會。以下是明鏡新聞網記者根據錄音整理的發言記錄、並請發言者審核修訂。

新疆問題要從多個角度審視

主持人陳小平（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執行總編輯）：

我們的討論會現在開始。今天討論的主題是：新疆問題。

我先介紹一下今天參加討論會的各位：

第一位：阿里木先生，維吾爾族協會主席，同時兼任維吾爾人研究項目主任，是著名的維吾爾人人權倡導者之一，擁有美國的公共碩士學位和法學博士學位，是人權法律領域的專業人士，我們歡迎他參加今天的討論會；

第二位是藏族朋友，貢噶扎西先生。他是達賴喇嘛駐北美代表處華人事務負責人。曾任西藏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達賴喇嘛駐台代表處秘書長、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研習員。

第三位：胡平先生，是大家熟悉的、著名的理論界朋友；

第四位：王軍濤先生，他的個人簡歷在網站上到處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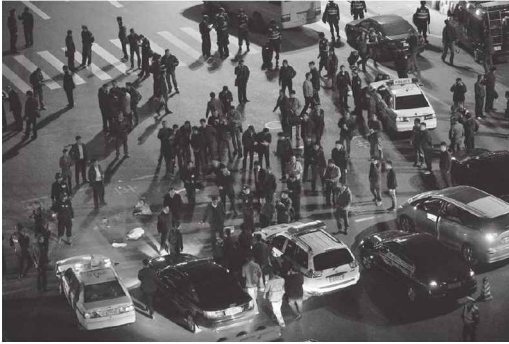
第五位：李進進先生，他是紐約律師，學法律出身；

最後一位：張艾枚女士，她是前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研究員，現在在美國做獨立智庫的研究；

此外，還有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創辦人何頻先生、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主筆高伐林先生。

會議的程序是這樣的。我是這次網絡會議的主持人，簡短的開場白之後，每位演講人講 10 到 15 分鐘。在第一輪發言結束之後，大家提問討論。

新疆問題現在是新聞界的大熱點，在三月初昆明事件之後，中國和全世界，包括學術界統統都在關注新疆問題，今天我們就對新疆問題展開討論。新疆事件的核心，大陸叫“恐暴”，我看到的資料說，從 1990 年到 2001 年之間，新疆發生了 200 多起暴力恐怖事件，這是來自中國官方的材料；而新疆官方公佈的材料，僅 2012 年



昆明“3·1”事件舉世震驚。

暴力事件就有 190 餘起。自從 2012、2013、2014 年以後，新疆暴力加速暴發，有人說它由攻擊警察、官員轉到攻擊平民方向發展。事實我們已經看到，我不再用再多介紹。今天

我們要從多個角度進行討論，因為新疆問題涉及到主權、人權、政治、法律、中央、地方、國內法、國際法以及國際背景等等諸多問題。例如，剛才胡平先生貼出一篇文章希望和大家討論，關於對“恐暴”的認定目前就有很大的爭議。

另外我們還可以將當代的國際問題作為新疆問題的背景資料，例如，最近看到的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蘇格蘭、原南斯拉夫的科索沃、馬來西亞聯邦體制下移民管理等等。當然，我們也可以關注中國當局對疆政策的決策體制，關注為什麼新疆政策難以有大的調整等等。

歡迎大家從各自角度發表意見。

首先請來自新疆的阿里木先生發言。

當局沒有提供讓人心服的證據

阿里木（維吾爾族協會主席，維吾爾人研究項目主任）：

今天的主題是有關中國政府所說的“新疆”、我們所說的“東突厥斯坦”的問題。自 2009 年 7 月 5 日烏魯木齊發生騷亂以後，我們可以看到在東突厥斯坦各城市頻頻發生各種暴力事件，每次中國政府把這些暴力事件都定性為“恐怖暴力”，儘管西方國家、國際社會並沒有承認其為“恐怖暴力”事件。去年 10 月底，一輛吉普車載著一個男人、他的可能懷孕的妻子以及他 70 多歲的母親，在天安門金水橋撞死兩個遊客並撞傷多人後，三人死於車內。中國政府把此事當成是“有預謀的恐怖暴力活動”，也就是所謂“東伊運”在背後策劃。但中國政府並沒有為此結論拿出充分的證據，CNN 等其它海外媒體都對此定性提出懷疑，但中國政府卻通過外交部攻擊西方國家和西方媒體。

今年 3 月 1 日在昆明火車站發生的襲擊平民事件，我們看到中國官方介紹，有八名維吾爾人（其中有兩位女性），在短短的 20 分鐘以內攻擊無辜平民，我算了一下，共襲擊了 173 人、殺死 33 人。之後中國政府宣佈是新疆分裂分子所為，並發布了襲擊者的照片，尤其包括已經死了的和一位受傷正在治療的女性。

中國政府拿出的證據是這八名維族人穿的黑衣、拿的長刀和旗幟。但是我們看到，這刀不是維族人慣用的刀，黑色的旗幟也非常奇怪，上寫著“世界上只有一個真主”，還可以看到小的月亮和一個星星圖案。但這不是中東那些穆斯林恐怖分子所用的旗幟，這是之前沒有見過的、不是維吾爾，也不是東突、更不代表伊斯蘭恐怖分子的旗幟。

事發之後中國政府並沒有解釋這些人從哪裡來到昆明，也沒有公佈八人之間是否存在夫妻、親戚等關係，以及他們來自新疆的哪

個地方——喀什還是烏魯木齊？什麼解釋都沒有。

中國官方稱此次事件是中國的“911”。不到 24 小時，中國政府就把暴力襲擊現場的血跡洗得一乾二淨，昆明火車站照常運營，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對外報道口徑以新華社為主，不讓中國其它的報紙、電視或官方媒體進行評論，照片、評論和疑問等全部被刪除，只能跟新華社保持一致。我們看到西方媒體無論在北京的還是在各國的，他們也都是跟隨新華社進行描述和定性。

當然，這次發生的昆明事件，我們也認為它不僅僅是“暴力事件”，可以說是“恐怖事件”。但是，我個人不認為中國政府提供了能讓中國人民或世界人民接受的事實，我們所看到的是中國共產黨大規模地宣傳、大規模地抹黑，只拿出了被打死的人和被抓的一個維族女人的照片，除此之外任何其它的東西都沒有公佈。我們沒有看到任何證據能證明是維族人幹的，而僅僅是中國官方和媒體用宣傳輿論打壓的方式說是維族人幹的。對於中國國內的民運人士、網友和海外專家發出的抱以懷疑的內容，全都被刪除。

事發兩三天以後，中國政府已經把事件渺小化，注意力轉到“兩會”。我們看到整個事情很奇怪，希望聯合國能夠派遣一個委員會對此事件從頭到尾做出調查，以證明是否真的是維族人所為，他們是誰？他們從哪裡來？他們是代表一個組織還是個體？他們根本沒有以一個組織的形式發表過任何文字，也沒有一個組織的名字，只有這八個人幹了此事，為此我們非常吃驚，因為中國方面沒有提供出讓人心服口服的證據。

不能把責任歸咎“外國勢力”

貢噶扎西（達賴喇嘛駐北美代表處華人事務負責人）：

謝謝主持人邀請我參加今天的網絡會議，也感謝阿里木先生把事件發生的經過做了詳細的解釋。

我個人認為，自新疆“七五”事件發生到現在，中國政府在處理新疆問題或西藏問題上沒有任何反思，近日在昆明發生驚人事件，就是“七五”事件之後沒有處理好的惡性循環的結果。現在我不談事發的經過，最重要的，是各個民間組織、獨立知識分子勇於呼籲中國政府：必須要思考，為什麼從“七五”事件到現在，你採取了那麼高壓的政策和極端的處理手段，但到目前為止，在新疆境內依然連續發生類似事件？這就是問題的關鍵。

尤其當在民族地區發生此類事件的時候，你不能把責任歸咎於所謂“外國勢力”。如果把責任歸咎於境外能解決問題，那就無話可說；但事實證明這種推卸責任方式，不能解決問題。因此，政府不能不反省：多年來在少數民族地區所實行政策的錯誤在哪裡？

這一點，不管是我見到的個人的朋友，還是大陸體制內的朋友，一直在建議並呼籲：必須要成立一個專門的調查小組。我也曾經說過，在西藏連續發生了自焚事件，卻把責任歸咎於達賴喇嘛尊者和在海外的藏人；同樣，這次昆明事件和新疆發生的連續事件，當局把責任歸咎於外面，若能夠解決問題那就好，但事實上是不能夠解決問題，所以必須要反思在少數民族地區發生的那些事件的根本原因。

面對嚴重的民族問題，作為一名西藏人，我認為有必要對民族

地區發生的一系列問題展開獨立深入地調研，希望通過調研為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找到一條出路。這就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當然在找到根本原因之後，也不可能在短期內把一個地區發生的所有問題解決掉，必須在找到問題的根源之後對症下藥，慢慢來處理這些問題。

在西藏和在新疆發生的事件，給我的結論是什麼呢？當發生一個重大事件時，中國政府往往在不得已的時候採取一種措施：挑起種族主義情緒，宣傳說新疆人或藏人反對漢民族。挑起這樣的種族主義情緒，在短期內，可能會產生一些效果；但從長遠來講，對漢維之間、漢藏之間的關係非常不利，對國家的穩定、社會的和諧也是不利的。

我認為，今後中國社會不管怎麼變化，新疆和西藏等少數民族問題，你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是不能不面對的。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思考，尤其是今天在場的學者或不在場的體制內的學者，要針對為什麼在新疆地區和西藏地區，儘管採取了那麼高壓的政策，仍然連續發生這類事件，多寫文章，多發表評論——這就是我想的問題的關鍵。

對恐怖襲擊光打擊防範還不夠

胡平（《北京之春》主編）：

從目前報道的情況來看，昆明事件，是一個恐怖襲擊事件，由此看到之前被當局稱為“暴力恐怖”的事件，基本上都不是暴力恐怖事件。只要查一查以前的報道，從官方報道的前言不搭後語和

自相矛盾可以看出很多問題。

以前官方報道的很多所謂“暴力恐怖事件”，都是襲擊警察、襲擊派出所。我們知道，暴力恐怖事件的定義中有一條是針對平民，那麼針對警察顯然不能算，如果針對警察都要算，那天下的革命黨都是“恐怖分子”，共產黨恐怕也沒有少幹過襲擊警察局的事；楊佳殺的全是警察，一個人就殺死6個，沒有人說他是“恐怖分子”——連官方也沒這麼說。國內媒體報道說，這次事件和過去很不一樣，“從過去的襲擊警察轉變成襲擊平民”，那無形中承認，襲擊警察不是暴力恐怖事件了？

此次的雙方傷亡對比也被提出質疑：三男二女共五個人，拿著一般的刀具，在20分鐘之內就傷亡了近一兩百人。暫且先不管這一條，我們看看以前官方對襲擊事件的報道，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在那些所謂的“恐怖襲擊事件”中，“攻擊”的一方往往傷亡慘重，常常是全軍覆沒；而“被攻擊”的一方傷亡很少，有時是零傷亡。這極不可能：恐怖襲擊是有備而來，帶著凶器甚至爆炸裝置，怎麼可能當場就被擊斃，就被抓，而對被襲擊者造成的傷害很小？顯然不可能。所以足以證明以前的那些事件不是“恐怖襲擊”。

正是因為官方對過去的那些“恐怖襲擊”事件報道，問題太多，使人沒法完全相信。今年一月我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呼籲國際社會為中共的“反恐”打上引號，以表示質疑。儘管由於當局封鎖消息，無法從外界知道真相，但官方報道自身就有很多疑點。這次昆明事件發生之後，很多西方媒體報道時也對“恐怖襲擊”加上引號，國內媒體還表示抗議，指責西方媒體搞雙重標準。我認為這就是“狼來了”童話故事的現實版——以前喊了那麼多次“狼來了”，人

們一看都不是真的，這次開頭也不信了，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這次確定是恐怖襲擊，就可以對照以前所說的“恐怖襲擊”，證明以前的基本上都不是“恐怖襲擊”，這個問題要提出來引起注意的。

事件之後我們看到，張春賢在“兩會”上被記者蜂擁提問脫不開身，從他的回答可以推斷出，提問的問題圍繞著是不是以前打擊得太狠了？是不是把以前很多不是恐怖分子的打成了恐怖分子？等等，所以他在回答過程中竭力強調昆明事件不是因為嚴打而招致的，不是我們打多了、打少了、它本來就有等等，給人的普遍感覺就是，以前搞得太狠了、太凶了。對此我們看到一個基本方向，就像過去共產黨常說的，當一個事出來了你是“反左”還是“反右”一樣，過去是當局太手軟了造成這種狀況？還是因為打擊得太嚴厲造成這種狀況？至少這一點應該很清楚了。從張春賢的回答可以看出，大家的共同疑慮是認為過去當局做得太過分了，搞得太凶了，從而造成了這個事件。我覺得應該從這個角度去思考，當局應該從這個角度加以改進。這麼多年來實在不能說是政府做得太軟，反而一直是在不斷地強化。

不少人把這次昆明事件比作美國的“911”，其實它和“911”有很大的不同。相比很多的恐怖事件，“911”是非常特殊的。大部分恐怖活動都是針對本國本地統治者或佔領者，向本國本地處在高位的民族或宗教派別發動攻擊。而美國的“911”不是由美國本土的穆斯林或阿拉伯人發動的，完全是由境外人發動的攻擊——19個劫機犯沒有一個是美國人，基地組織不在美國，也不是美國人，本·拉登更不是美國人。

我們在美國生活了這麼久，“911”之前也知道美國社會有很多

問題，比如宗教的糾紛、種族之間的衝突等問題，但誰也沒有注意到在美國的阿拉伯人是不是額外受欺負，在美國的伊斯蘭教是否特別受打壓。所以“911”的原因不是這麼產生的。

當然有人歸結於美國的外交政策。但這個理由也不充分，因為美國自建國以來打過不少仗，和英國、法國、墨西哥、德國和日本等很多國家都打過仗，但從來沒有和穆斯林世界打過仗。90年代老布什打過伊拉克的薩達姆，但原因之一是因為伊拉克侵佔了科威特——這兩個都是中東阿拉伯國家，你不能說打伊拉克是美國在打阿拉伯人。何況薩達姆政權是中東國家之間比較世俗化的政權，不太具有穆斯林伊斯蘭教的特性，因此也不能說那場戰爭是美國人打伊斯蘭、打穆斯林。

克林頓時期的科索沃戰爭，南聯盟是一方，科索沃是一方，南斯拉夫一方主要信仰東正教基督教，科索沃一方信仰伊斯蘭教，而美國是幫助科索沃的，所以那一場戰爭更不能認為是美國打穆斯林。

當然受到較多批評的是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但我們也知道，美國長期以來是主導中東和平進程的最重要的外部力量，它一直在努力促進巴以和談。在“911”發生之後，雖然有一些巴勒斯坦老百姓上街歡呼，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對“911”是嚴厲譴責的，並代表巴勒斯坦人向“911”受害者和美國人民表示慰問，還帶頭站出來獻血。有些巴勒斯坦人搞恐怖活動是針對他們那個地方的猶太人和以色列人，儘管本·拉登在講話中說為了巴勒斯坦要如何如何，但巴勒斯坦人自身對美國沒有那麼多仇恨，他們確實有不少組織經常發動恐怖襲擊，也只針對本土，沒有對美國做

過，從政治力量的情況來看也不會這麼做，可能性非常小。

那麼，為什麼本·拉登要打美國呢？美國也沒招他惹他，但1998年他就講得非常清楚，他要對猶太人和基督教發動“聖戰”，他認為這是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對峙的繼續，他是伊斯蘭文明的代表，而美國是基督教文明的象徵，他就是要對美國人發動攻擊。他是從意識形態狂熱的角度，把美國認定為頭號敵人。

這一點我們作為毛時代的中國人是很容易理解的，就如同我們在毛澤東時代把美國當成頭號敵人一樣，我們在“新社會”長大的人見都沒見過美國人，但為什麼那麼恨美國人？就是因為按照我們當時信奉的意識形態：美國是帝修反的總頭目，是我們搞世界革命要打擊的最大目標最大敵人。那時候有紅衛兵寫詩，說要“佔領白宮”，“血灑太平洋”，“頭斷華盛頓”，把紅旗插上摩天大樓，那種狂熱就是把美國當成了代表。所以本·拉登選擇了美國最有象徵性的建築物作為攻擊目標。

中國發生的恐怖事件和“911”完全不同，而更類似車臣黑寡婦、北愛爾蘭共和軍、西班牙巴斯克等一類恐怖事件，它們僅針對本土問題發動，針對他們認定的壓迫者佔領者。

回過頭來說，考察根源和如何解決，我們的首先要確定基本方向，到底是以前中國政府在對待少數民族和新疆問題上太手軟、太“懷柔”了，還是太強硬、太野蠻、太霸道了？這是一個基本問題。儘管今天我們不討論西藏問題，但西藏發生了那麼多人自焚，中國政府在執行民族政策方面反映出的問題是有共同性的。

原因不等於理由。解釋不等於辯護。人做事都是有原因的，但不等於說他無論怎麼做都是有理由，都是合乎道義的。我們分

析指出有些恐怖活動的發生是和貧窮、壓迫、佔領有關，這是解釋。這不等於為恐怖份子辯護，不等於說恐怖份子是對的。冤有頭債有主，恐怖分子襲擊平民當然是錯的。這只是說對於這種類型的恐怖活動，我們光是打擊防範還不夠，我們還應該努力解決貧窮、壓迫和佔領等問題，這樣才能消除產生這種恐怖活動的社會根源。

我這裡並不是要替昆明事件做辯護，像過去很多學者討論巴勒斯坦和車臣恐怖活動根源的時候，都強調不公正、壓迫和佔領等等，這也是敦促中國政府改進的一個基本方向，這一點非常重要。借用共產黨的話，那就是“到底要反左還是要反右”。如果搞了半天，最後還是說要“反右”，還覺得以前搞得不夠狠，今後還要搞得更狠，那就是犯了方向性錯誤，整個一背道而馳，只會越搞越糟。

陳小平：

前面三位先生關注的是新疆事件暴恐的定義和真相，胡平先生講話的後半部分探討的是新疆事件的內在根源，他認為應該反思在新疆問題上政府是不是做的太絕。我看過一篇文章，有人把發生了這麼多事件歸結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建制的取消，其意思是說，高壓沒有了，暴恐就多了。當然也有人進行更廣泛的解讀，比如雙泛主義等等，下面我們請更多的專家就更廣泛的問題展開討論。

中國民主化了也會面臨民族問題挑戰

王軍濤（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

阿里木的發言，主要討論的是震驚世界的昆明事件到底和西方有什麼聯繫。也有大陸的專家學者提出，即使是來自新疆的人

做的事情，即使是來自新疆的團體，也不應該和新疆、和穆斯林宗教掛鉤。就像美國“911”事件，我們都知道它來自於阿拉伯世界，我們也知道它來自於穆斯林虔誠的信徒，但是在事件發生之後，美國主要的機構團體負責人，包括政界、商界、學界和戰略研究界都馬上聲明：事件和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沒有關係，這是恐怖主義。在中國的恐怖事件中，我覺得阿里木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大家在還沒有經過理性上還能接受的程序進行推敲和調查的時候，不應當把事件和新疆、和維族、和穆斯林進行聯繫。

貢噶扎西先生的發言主要強調一點，如果確實是如中國政府所說，是來自信奉伊斯蘭教的維族人幹的，中央政府必須要考慮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到底是政府的政策失誤導致還是有其它的原因，中央政府如果繼續沿襲暴力維穩的政策，要考慮能否達到消除恐怖主義和控制恐怖主義的目的。

胡平先生主要討論的，是如何把發生在新疆和新疆之外的事件定性為恐怖主義的問題。

我傾向於阿里木先生的看法，在沒有一個公正的程序調查之前，我們確實很難對在新疆本土發生的和在新疆之外發生的、讓我們非常觸目驚心的這些事件提出看法，這些事件本身的真實面目和這些事件產生的原因等等，我們目前都沒辦法進行討論，主要因為中國政府在封鎖消息。我也認同貢噶扎西先生的看法，對這些消息和真相的封鎖以及對調查的干擾，最後不僅僅是新疆的人民，還有漢族的人民也會在中間受到政治後果的損害，因為找不到真實原因會導致事件的機制進一步發揮作用而使悲劇發生。同時，對中國的治理者也是個損失。我們可以看到，世界上能夠把宗教、種

族、民族和少數群體問題處理好的，都是憲政、自由、民主的國家。雖然有很多的爭論，有很多的討論，也有分離主義，但基本上是和平的，當地的安全還是能夠得到保障的。

我想再放開思考一下，如果我們進入到一個憲政、自由、民主的程序下討論（在中國共產黨維持一黨專制、建立獨裁專制的體制中，很難進行這種討論，因為在人類歷史上有過開明專制的中央政府對地方和少數族群都採取了比較開明的政策，但這種情況在現在中國政府的情況下很難出現），如果中國真的進入到憲政民主自由的程序，在維族和新疆地區的問題上有沒有解？阿里木來自華盛頓，在華盛頓的其它一些維族朋友也討論過，也許，由於中國積蓄的暴政會導致新疆巴勒斯坦化，再進入車臣化，而昆明事件表明會進入車臣化。關於巴勒斯坦化的解讀，是當地人不僅對統治集團進行暴力攻擊，對統治集團轄下的和平平民群體也進行攻擊，這是巴勒斯坦化；車臣化是把攻擊擴展到統治集團所屬本土之外的和平平民。多數在海外流亡的新疆人、維族人和穆斯林，也不希望看到這種情況的發生。當然我們知道，這種情況的發生和暴政有關，和歷史上的征服有關。

如果真正進入憲政自由民主化之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會面臨什麼樣的挑戰？我覺得最重要的挑戰還是漢族的知識分子包括許多受過教育的人，在知識層面上有很嚴重的偏見和缺失，對新疆和西藏地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缺乏了解。美國之所以能夠成功地成為各民族的大熔爐，就在於美國從來不把對國家的認同建立在種族的歷史文化上，而是基於一個普世價值的合理的憲政結構、基於一個人類的理性能夠接受的程序上。我前年對中國新疆問題進行